

一首海洋文化的壮丽史诗 一个人类与自然的动人故事 一曲对所有生命的深情礼赞 一部穿越南北半球的奥德赛

THE SEA
INSIDE

海洋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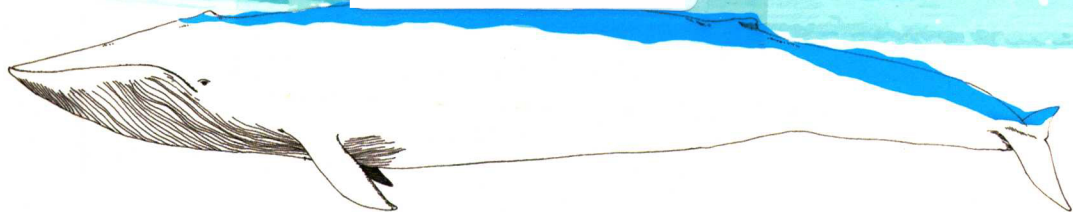
一个博物学者的发现之旅

[英] 菲利普·霍尔◎著

Philip Hoare

纪平平 张 慧◎译

海洋啊，
比记忆更深，
比梦更神奇。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THE SEA INS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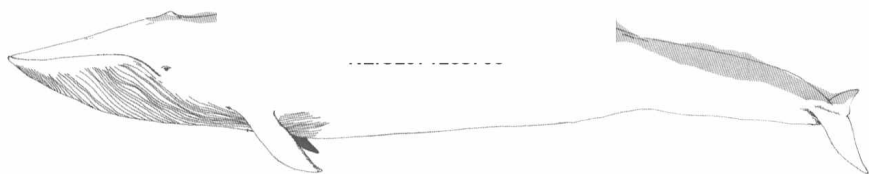
海洋之歌

一个博物学者的发现之旅

[英] 菲利普·霍尔◎著

Philip Hoare

纪平平 张 慧◎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之歌：一个博物学者的发现之旅 /（英）菲利普·霍尔著；
纪平平，张慧译．—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59-1263-0

I．①海… II．①菲… ②纪… ③张… III．①海洋—
普及读物 IV．① P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0292 号

THE SEA INSIDE By PHILIP HOARE
Copyright:©2013 BY PHILIP HOA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eijing Taofen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统筹：雷 戎	策划编辑：王丽婧	特约编辑：倪笑霞
责任编辑：纪平平	营销编辑：范存榜 赵 娜	
责任印制：孙 明	装帧设计：金 刚	

HAIYANG ZHIGE: YIGE BOWU XUEZHE DE FAXIANZHILV
海洋之歌：一个博物学者的发现之旅

[英] 菲利普·霍尔 著
纪平平 张慧 译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民族工业园 9 号	邮政编码：101102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插 页：	2	
印 张：	18.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263-0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近郊之海 / 001

第二章 纯白之海 / 053

第三章 内陆之海 / 107

第四章 蔚蓝之海 / 133

第五章 偶遇之海 / 161

第六章 南方之海 / 185

第七章 漫游之海 / 227

第八章 静默之海 / 247

第九章 内心之海 / 269

参考资料 / 277

第一章

近郊之海

在白金汉郡住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我想，
这就是家的意义。
如果无处漂泊，
远航也就不会令人激动了。

——T.H. 怀特，《吾身属英格兰》，1936年

在我归来后的许多年里，这所房子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即便它正土崩瓦解，仍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在树木掩映下，藤蔓缠绕中，它俨然已经成了一方与世隔绝的天地。从卧室的窗子向外望去，折断的柳枝垂在车库的屋顶上，一只乌鸦正在那儿踱着步子。下面有一个池塘，淙淙的流水中，一群蝌蚪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

生活日复一日，从未改变。每天我都按时出门，按时工作，按时吃饭睡觉。我谨遵日程表行事，生怕又回到以前那段漂泊不定的日子。一到夜晚，混乱的梦境扰乱了这种强加于己的状态，我像自由落体一般坠落，直到清晨才恢复如常。

我被窗外的寒意唤醒，黑夜沉沉。听着冗长的天气预报，任其领着我走向海岸。

多格滩，费舍尔湾，德国湾，亨伯河，泰晤士河，多佛港，

怀特岛，波特兰岛，普利茅斯港，比斯开湾，菲茨罗伊湾，兰迪岛，
法斯特耐特岩，爱尔兰海，罗卡尔岛，马林角，贝利岛，费尔岛。

这些地方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涉足，但这些地名亲切的韵律却总能使我安心。虽地处遥远，却奇异地带来抚慰。

浪高较低，不明显，天气大部晴好，落潮缓慢，西部天气
以晴为主，东部偶有恶劣天气，整体而言天气温和。

我留心着风向的变化——不是为了划船，而是因为我在骑车。我往南骑行，北风带来阵阵寒意，却让我骑得更快了。看来，回去时就要逆风了。西南风起了，意味着我得赶快回家，风把我的衣服吹得鼓胀着，好似张起的帆。我隔着窗帘往外看，眼前一片阴暗，长夜就快来临了。

风力三级以下，部分地区有雾，后逐渐变晴。

我在屋外呼吸着晨夜交替时的空气，这种天气有时是怡人而令人满怀希望的，有时则是拒人千里的。我解开车库门上老旧的黄铜挂锁，推出自行车，触摸着缰绳般的缆锁。

我在老路上骑行了那么长时间，自行车好似自己就认得路了。它的轮子能识别柏油路上每一道裂痕、每一段破损的白色标线、每一处坑洼。我匆匆驶过，将一栋栋房舍抛在了身后。我骑得很快，我母亲也总是步履匆匆，似乎总在追赶。仿佛只要我的速度足够快，别人就看不见我了。

现在是十二月，在清晨的寒冷取代夜晚的温暖之前，天空还不十分

明亮。我与自行车配合默契。绿灯亮了，却没有汽车经过，我径直闯过红灯。街道氤氲在街灯的光线中，一片模糊。我沿着白色标线骑行，展开双臂，再次上路。

很快，穿过郊区外延，从陆地来到海边。自行车在鹅卵石路上嘎吱作响。我沿着早先游客们留下的车辙，将自行车停在指定地点。我把自行车斜靠在海堤旁，俯低身子爬了上去，一副永不回头的样子。

海水湛蓝如洗，令人惊异。很多鱼跃出水面，仿佛是从云端坠落一样。在光线的召唤下，水底万物随着大海的节奏缓缓冲破水面。大海仿佛溢出浴缸一样满涨。我冲破几乎静止的直立潮头，双手划出水面仅有的涟漪。

我大胆向远处游去。顺着海浪的推力，我迅速曲体转身，游回岸边。我挣扎着从海里出来，皮肤红红的，身上冒着蒸汽，像一条落水狗。膝盖上的疤呈青紫色，白色的T恤衫在朦胧的光线中发着蓝光。

太阳尚未升起，群鸟已清晰可见，阵阵鸟鸣划破黎明前的长空。这是既非黑暗又非光明的幽冥，超越了时间的长河。《流浪者》(*The Wanderer*)的作者——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佚名诗人曾经形容这种时刻为“黎明之前”。当时，他正进行冬季旅行，看到“海鸟在水里嬉戏，伸展着双翼”。

这一刻倏忽即逝。初升的太阳照在枝头，如月光般苍白暗淡。清晨来临了。尽管身体疲倦，但精神振奋——黎明即起的征程好像是在一天中额外偷出的时光。这也算是有奖有罚吧。我找不到手套了，于是把一只手插到口袋里，又把另一只也插进口袋。一群大雁低飞掠过泥淖。麻鹬用曲喙打着呼哨，“咕呱咕呱”地叫唤着。海鸥也在喧嚣。

云层堆叠，显现出淡紫、深紫、藏青、棕色、褐色和灰白色。我被

寒冷裹挟着，几近麻木。在时明时暗的光线中，我能闻到海岸边飘来的凛冽的气息和细雨将至的味道，鸟鸣声渐强，奏响开启一天的交响乐。码头已经传来轰鸣，一艘灯火通明的班轮逆流驶向港湾，船上坐满了乘客，却一片静谧。远远望去，美妙如画。

夜色消退了。我追着船全速跑向港口，惊起了淡水塘里一只孤零零的野鸭，它愤怒地大叫。这座水塘位于河流的入海口，满覆着荒芜的荆棘。在树林中的某处，一只啄木鸟正在啄叩树干。白昼取代了黎明，空虚很快被日常事务填满。我终于可以看清自己的双手了。在这最终的时刻，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尽管“黎明之前”的表演暂时告一段落，但它很快就会重新开始。

这片海滩其实是缓慢移动的河口留下的痕迹，更是由两条交汇的河流孕育而成的一片水域的尽头。其中一条河经过白垩丘陵流向东北方，流经水田芥丛，里面满是溯游的鳊鱼。河床缓缓拓宽，不复最初的形貌，直到位于城市半工业区末端的人工海湾为止。河滩堆积着锈蚀的汽车，形形色色的垃圾四散，由潮汐周而复始冲到河岸上。在这里，来自遥远城市的另一条河流过芦苇沼泽，至码头逐渐拓宽开来。这是一片禁地。巨型起重机像涉水的鸟一样昂首阔步。崭新的汽车开启一段旅程，最终在同样的城市和同样的垃圾场走向末路。无论如何，在某个地方，这一切都会在海潮和鹅卵石的交汇处被人遗忘，又奇迹般地不断更新。

大海塑造、连接着我们，也将我们彼此分隔。我们大多数人只触及它的边界，在拥挤的海岛偏安一隅。尽管海滨城镇的空气腥臭难闻，人们仍称其为“度假胜地”。大海似乎是永恒的，又永远在变化。有一天，海岸会被冲洗干净，接着又会被杂草覆盖；卵石滩也会起起落落。永恒

的更新与毁灭，大海既是起始又是终点。它给我们这个内陆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给我们的无拘无束设定边界。

依我看来，这里不配称为海滩，但这个评价有失公允，因为它自有其魅力。淡季时，除了遛狗的和钓鱼的，几乎没什么人来。它位于浅湾的尽头，也就是城市东南边沿。我沿着海滨的水泥遮阳棚走过去，后面有一块公共用地，拴着五六匹马。公共用地后面矗立着一幢战后的居民楼，楼里四分之一的人都极度贫困。

居民楼前方，有条小路穿过树丛，径直通向海滩。海滩上有一道齐腰高的堤坝。堤坝上有一个仅容一人的狭窄平台。近陆有一丛荒草和一条林荫道，道两边栽种着橡树与松树，树身弯曲，满布木瘤。这条古老车道通向一座都铎王朝时期的堡垒和一座西多会修道院，建筑庄严宏伟，无与伦比，曾经雄踞于整个河口东岸之上；而今，修道院已残破坍塌，四周是簇簇矮小的树丛和污浊的水塘，从修道院抢来石材建造的堡垒已变成一座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最近，人们在这座堡垒旁加盖了一座，建成价格不菲的公寓。

这片区域属于现代世界，历史的遗迹不复存在。在西南强风的吹拂下变得弯曲的光秃秃的树木，朽烂的木屋，侵蚀的堤坝——尽管城市历历在目，冬日午后的这片区域仍然阴森可怖。游艇俱乐部的船只停靠在海堤旁的围栏里，无人认领。微风吹拂着铝桅杆上的尼龙绳，发出嘎嘎声。

沿着海岸再往下走，经过一些小商铺和沿斜坡建造的房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乡村公园。这里曾经是一所大型军医院，一个多世纪以来都很繁荣，但现在也已经被毁坏殆尽，变成了草场的一部分，中心区的轮廓和露出树林的礼拜堂拱顶隐隐可见。终有一天，那些遮挡住海岸的高楼也会变成浪漫的废墟，一片宏大的遗迹。

如果天气不错，我会骑着自行车穿过公园去远处的海滩。这片海滩掩映在圣栎树丛中，这里遍地碎石，悬崖上长满金雀花和凤尾草，英格兰南部的大地在这里缓缓倾斜入海。我骑着车，道路正好与河对岸树林的方向平行。我与紫色的石楠花之间大约只隔着三英里，但这是一道分水岭。隔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水域，还有那些矗立在对岸并俯瞰着整个海岸线的建筑物——这是一套三位一体的新工业化设施：炼油厂、化工厂和发电站。

在不断变幻的光线中，这一群模糊不清的建筑可能是任何东西。细细的尖顶像一个礼拜堂；圆形容器像巨大的拱顶，容器上锈蚀的条纹呈浅绿色；筒形仓库如同刚登陆的宇宙飞船；三角台架仿佛正准备发射秘密导弹。在清晨与黄昏忽明忽暗的光线中，整个地区就像是曼哈顿岛的军事基地，一片钢铁森林，每日循环往复，从港口横空出世。这座石油之城已在此耸立了半个多世纪，却全无人间烟火，有种奇怪的“临时”感。这些设施可以在一天之内拆除完毕，运到世界另一端的港口。拆卸它是功利主义行为，全然不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它的存在只有一个功能：生产出更多的能源。这一切残酷、实用，却又不可避免。

与附近其他码头一样，这个巨大的综合体非公勿入，有两千多人在此工作。我叔叔在肯尼亚参战服役后，也曾在这里工作过。然而我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就像我不知道1943年他在中非做过什么一样。除了他穿着卡其色短裤、戴着遮阳帽的照片，以及家人发给他的、被小心保存在皇家海军烟罐里的无线电报之外，我对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我和这片土地共同生长，土地的年龄只比我略大。我不记得高塔建起来以前的海岸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高楼印刻在我对海岸的印象中。有时，高塔的管道像巨大的本生灯一样喷涌着，仿佛一个巨型实验，又像

是在纪念某个无名战士。1951年，高塔首次点火，庆祝一个能源、工业、权力和毁灭的时代。它们的用处就是燃烧“多余的气体”，然而，当橙红色的火舌吞噬天空的时候，它们也可能会像地球深处剧烈的熔岩一样毁灭一切，而不只是燃烧原油。五个足有一英里长的输送口一字排开，像一群等待挤奶的奶牛一样，它们将油泵上油轮，船桥上挂着标语：“禁止吸烟，保护环境！”

为了保证每天三十万桶油的定额，福利村^①每天抽取三十万吨海水，声称排出的水会比原先更清澈。（事实上，很多生物也被抽进来了：鱼卡在滤网上不久便死了；小鱼苗则像进入洗衣机一样，被吸进工厂的循环设备里。这个过程中很少有鱼能够存活下来。）

甚至，就连“精炼厂”这个词本身也带有欺骗性，因为其生产的终端产品排放时产生的效果与“精炼”正好相反。尽管这里宣称绝对安全，居民却明白：当紧急事件发生时，他们会被疏散到当地的军营里，就像1961年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上火山喷发时岛上的居民从家里疏散一样。尽管处在附近发电站的阴影下，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居民的后代至今仍生活在这里。这座发电站像极了一艘巨型邮轮，其混凝土垫层上的圆柱形烟囱也已经褪成了淡蓝色。发电站象征着河口的结束和海洋的开始。在它后面，是怀特岛^②迷人的海岸线、田野和草地。冬日，树叶稀疏，透过窗户，能看见整座怀特岛。岛上成对的

① 福利村（Fawley）是英格兰汉普郡的一个村落和地方行政区，位于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索伦特海峡西海岸。英国最大的炼油厂——埃克森美孚公司福利炼油厂就坐落于此村庄。

② 怀特岛（Isle of Wight），英国南部岛屿，南临英吉利海峡，北临索伦特海峡。怀特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文化悠久，有不少青铜时期遗迹，它也是欧洲化石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之一。

红点像机翼上的着陆灯一样闪闪发光，突然拉近了我与海洋之间的距离。

如果抛开工业设施和层层历史遗迹不谈，这里只是一处毫无吸引力的普通景点。开车经过的话容易错过，什么也看不到。很多人就是这样。没人写过关于这片海岸的任何文字，没有一个异乡人熟悉此地。即便是当地人，要报道本地要闻也得绞尽脑汁。

我碰巧生活在这里。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我找到了比别处更为生动的风景，这里胜过狂野浪漫的，或者城市中激动人心的景象，这里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港口城市的存在有赖于与其他地方的联系。也许，这就是我如此钟爱这里的原因，因为它不把任何东西强加于我。我回到这里，既是习惯使然，也是命运所系，就像鸟儿在无法辨认的海岸之间往返迁徙。

你自以为熟悉家乡，只有回去的时候，才会发觉它已经如此陌生。五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片海滩，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已经相当陌生，我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现如今，当我眺望这片广袤的区域，突然发觉——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了解这里的，其实并非如此。

最早有历史记载在此定居的是罗马人——他们建造了克劳森塔姆港（Clausentum），即后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汉姆维克镇（Hamwic）。在古英语中，南安普敦（Southampton）即“南方的家乡”之意。我生活的地方叫作休灵（Sholing），这个地名在现代之前几乎不存在，其名源于“海滨陆地”（Shore Land）的缩写。紧邻它的奈特利（Netley），意为“湿木头”。直到十九世纪，它都是块公共用地，有一条罗马古道穿过这里，周围零星散布着坟墓和村舍。这是一块孤单怪异的土地，三面环绕着河流与海洋，与汉普郡其他地区分隔。部队在此训练，贫民窟式的棚屋在此

搭建，供给铁路工人和不规则扩建的军事医院里的海员们居住。大概由于他们的出现，斯派克岛（Spike Island）才为人所知，旅行者和马贩等流动人口在此出没，让人联想到爱尔兰科克港（Cork Harbour）上的那个同名的罪犯流放地。这里石楠丛生，荒凉无比。在位于一角的博坦尼湾（Botany Bay），被驱逐出境的人聚集于此，与那些科克港的爱尔兰同伴一样，登船被送往世界尽头。

即使现在，南安普敦海滨东侧也是非常孤独荒凉的。行人只是路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驻足。这里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已经发生过了，浪潮、人群、动物，起始与重点，一切裹挟于其中，历史的暗流潜藏于此。

最近，我在苏格兰一处狭湾沿岸驻留多日之后飞回了家。北方引人入胜，浩瀚不朽，河流冲下花岗岩峡谷产生的雾霭像干冰一样，水流最后落入平静而深邃的海底；而另一边，群山耸峙，色彩缤纷，隐约有种压迫感。在墨西哥湾暖流和间接来自加勒比海的季风影响下，天空晦暗不明。在我飞回南方时，太阳冲破云层。飞机在南安普敦上空转弯斜飞，我感到自己在飚升。

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看见过去和未来在我的身下铺展开来，好像照相机的暗箱。地平线消失了，景象飞速掠过眼前，先前的井然有序现在变成一片混沌。飞机的玻璃舷窗像棱镜分离光束一样过滤空气，眼前的景物变得雾蒙蒙一片。我好像是从船的一侧往外张望——甚至像是从潜水艇里往外看。

我的房子在飞机下面的某个地方，被树木和灌木掩映着。南面是大海，有一条宽宽的蓝绿色带，接界处是黄色的碎石滩。飞机在上空飞行，从这个角度，我却几乎认不出来自如此熟悉的海滩了。飞机从森林上方折回，飞入码头中央，在像洗澡玩具一样排成一排的大型起重机和远

洋班轮上空盘旋。泳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随后，飞机飞过连接城市两岸的大桥，飞过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上学的地方。

午后的太阳更加明亮了，地面反着光，亮闪闪的，甚至废品收购站和里面已报废成一堆破铜烂铁的汽车似乎也有了吸引力，像成堆的铁屑一样熠熠生辉。尽管我只离开了几天，但看到眼前这一切，既使我异常高兴，也使我极度悲伤。我如此熟悉这里的街巷和海岸，它们就像是我身体延伸出来的某个部分。终于，飞机降落了。我们再次踏上了南国的土地。

这片近郊海域充满生机，宛如活物，变化不定又包容大度。一切都迎着光。某些潜在联系之前从未被人发现，将来也永远不会被人发觉：太阳在云层下隐身了；纯白的鹭鸟扑着翅膀，像一只飘忽的幽灵；一对白天鹅滑翔着飞向岸边。即使在那些最沉闷的日子，那些最孤独的下午，这里也依旧如此美丽。缓缓的碎浪似乎被雾霭压抑了，但我的每一种知觉都有所增强。透过水面，可以闻到森林的气息。由于没有建筑物的回音，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它在地表传播开来，浸润着回归大海。

棕头鸥高飞，看上去只是一些小点，它们的头和翅膀溅湿了。模糊的影子飘过。一切都连在一起，陷入一个亦梦亦幻的环。水底的阴影掠过杂草和锈蚀的排水口。一艘孤帆在海面上平静地航行，渐行渐远，直至变成一个白点。一群乌鸦在黑夜中乱飞。深绿色、棕色的草和树叶让颜色意外地平衡了；暴雨来临前，红色和绿色显得怪异而生动。这时，气压似乎影响了光线。

潮汐的起落是我的钟表。低潮时，海滩由于退潮形成了一片裸露、粗糙的广阔区域；与大海相比，这里更像是一块农田，一块冲积平原，堆满了泥炭和沉积物，泥泞不堪。

挖鱼饵的人离开后，留下的土堆就像是一座座倒塌的沙堡。这些海岸附近的教堂司事手持吊桶和铁锹，挖掘，掩埋。他们面前有一个“X”形状的排水口标记，已经变成了十字形。在模糊不清的光线下，泥土呈现出了新的色泽，从黑色到灰褐色，甚至银白色。

如我所说，这里永远是那么的美丽。

在我身后，光秃秃的橡树和山毛榉树高高矗立，仿佛劈向天空，唤起一派英格兰独有的田园风光。十八世纪末，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在素描本里描绘了修道院的废墟，勾勒出摇摇欲坠的哥特式拱门及四周树木的轮廓。1816年，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在奈特利度蜜月时，描画出掠过的云朵和疯长的植被。他们的作品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记录，又是一种知觉和情感的真实。这些多瘤的、表面光润的枝条笼罩着海岸，大海和明亮的碎石滩反光衬得它更加暗淡了。眼前的景物在我的近视眼看来，朦胧如同特纳作品中描绘的空白，那些模糊的形体，可能是海浪、鲸鱼或奴隶，在船上和大海的泡沫中上下颠簸，就像《白鲸》^①中伊希梅尔所说：“一种不可名状、不可获知、不可想象的崇高强烈地冻结了你，直到你为了找出眼前这幅不可思议的油画真正的意味所在，而身不由己地发誓。”

永恒的大海和天空最有欺骗性。在那上面，是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说的海洋的皮肤——一片十六分之一毫米厚的透明薄膜，它富含微粒、微生物和污染物，是一个极其脆弱而广袤的部分。当我们试图理解“无

① 《白鲸》（*Moby Dick*）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于1851年创作的著名小说。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追踪一头名叫莫比迪克的白鲸，最终与之同归于尽的故事。